

671.3209
078
112

臨漳縣志

亥集

卷十五

藝文志

卷十七

補餘

卷十八

瑣錄

51/544/60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数据加载失败，请稍后重试！

重修臨漳縣志卷之首

卷首

目錄 凡例 原序 原銜 原檄 圖

卷一

疆域志

四至 紀事沿革 村鎮 河渠 風土

古蹟

卷二

建置志

城池 街巷 祠祀 公署 倉廩 坊表

橋梁 善舉

卷三

賦稅志

人丁 地畝 科則 正賦 耗羨 漕糧

漕項 灘租 起運存留 雜稅 鹽引

學校志

學宮 學署 學額 學田 高等小學

初等小學

卷四

職官表

文職 武職

卷五

選舉表 上

薦辟 進士 舉人 貢生

武進士 武舉人

卷六

選舉表 下

文階 武階

封贈 襲蔭

卷七

列傳一

宦績

卷八

列傳二

名臣 忠節

卷九

列傳三

孝義

篤行

儒林

文苑

隱逸

方術

流寓

卷十

列女傳

上

孝婦

義婦

烈女

烈婦

卷十一

列女傳

下

節婦

卷十二

藝文志

記上

卷十三

藝文志

記下

卷十四

藝文志

詩

卷十五

藝文志

賦

卷十六

藝文志

雜志

卷十七

補餘

卷十八

瑣錄

臨漳縣志卷之十五

藝文

賦

登銅雀臺賦

三國

曹丕

登高臺以騁望好靈雀之麗嫺飛閣岨其特起層樓儼以承天步逍遙以容與聊遊目於西山溪谷紆以交錯草木鬱其相連風飄飄而吹衣鳥飛鳴而過前申躊躇以周覽臨城隅而通川

登臺賦

三國

曹植

魏紀銅雀臺新成曹操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

植援筆立就操大異之

從明后之嬉遊聊登臺以娛情見天府之廣開觀聖德之所營建高殿之嵯峩浮雙闕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連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之和穆聽百鳥之悲鳴天工坦其旣立家願得而獲呈揚仁化於宇內盡肅恭於上京雖桓文之爲盛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皇家寔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無極等年壽於東

王

節遊賦

曹植

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以前處飄飛陛
以凌虛連雲閣以遠徑營觀樹於城隅亢高輕以日眺
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嶽之崧岑臨漳滏之清渠觀靡靡
而無終何眇眇而難殊亮虛厚之所處非吾人之所廬
於是仲春之月百草叢生萋萋藹藹翠葉朱莖竹林青
葱珠果含榮凱風發而時鳥謹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
運之和順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驂騶命友生
攜同儔諷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騫

庶翱翔以解憂望洪池之滉漾遂降集乎輕舟浮沉蟻
於金壘行觴爵於好迷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申流
且容與以盡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迅怨曜靈
之無光念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
信天命之無常意志蕩以游淫非經國之大綱罷曲晏
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

登臺賦

晉陸雲

永宣中參太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幸鄴宮
三臺登高有感因以言崇替乃作賦云

承皇后之嘉惠翼聖宰之威靈肅言而述業兮乃啓行
乎北京巡華室以周流登崇臺而上征攀凌坻而遂躋
迄雲閣而少盍爾乃停眄瑤軒流目綺寮中原方華綠
葉振翹嘉生民之亶亶望天晷之昭昭厯玉階而容與
陟蘭堂以逍遙蒙紫庭之芳塵駭洞房之迴飈曲房縈
而窈眇長廊邈而蕭條於是路迴逶迤邃宇元堂萬禽
委蛇於潛室驚鳳矯翼而來翔於時南正司火朱明鬱
遂懸車式徐曜靈西墜暑乘陰而增炎景望淵而曖昧
仰凌眇於天庭俛旁觀乎萬類於是聊樂近遊薄言徇

詳朝登金虎夕步文昌綺疏列於東序朱戶立乎西廂
逕蕤華以披藻椒塗馥而遺芳感舊物之咸存悲昔人
之云亡憑虛檻而遠想審厯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
白日藏輝聊彌節而駕言悵將逝而徘徊感崇替之靡
常悟興廢而永懷嘉有魏之欽若鑒靈符而告禪委普
天之光宅質所土之黎獻欽我皇之承天集北顧於乃
眷誕洪祚之遠期賦斯年於有萬

冰井賦

庾 倏

嘉陰陽之博施美天道之廣宣萬物雜而無越不易類

以相干或專陽負暑兮或因陰沍寒塗雖殊而同歸信
協德而俱延於是孟冬之月羣陰畢升霜雪紛其交淪
流波結而成凌啟南墉之邃宇靜恬淡以清澄抱堅精
之元素發川靈而長凝於是寒往暑來四時代序帝將
攘患炎炎是禦乃命有司啟彼潛戶寒風慘悴此焉清
暑格炎靈之恣曜摧盛陽之暴怒彌和春之淒風遏溫
暑之苦雨保百姓之艱難俾羣生之宥處及至股肱或
虧卿士隕喪寔神扇暑肅厲清涼用虔凶禮無失典常
美厚德之兼愛乃惠存以及亡

三臺賦

元許有王

至正三年九月二十四日有王偕明初馬徵君
遊三臺明初有長句既次其韻永歌不足又作
是賦其詞曰

歲癸未秋九月霜清寒薄天宇澄澈途無長泥庭有積
葉高陽子逸興作呻嗶輟趨膏秣事登涉壺清露之芳
醞從白眉之佳客乃度清洄稅駕乎鄴覽山川之形勝
弔陳迹之未滅客乃指顧而告曰子亦見夫三臺截嶭
者乎冰井峙北金鳳距南銅雀巖巖中立而三若稽作

者振古所慚欲祛我御不能縷談子亦欲聞其凡乎高
陽子曰嘻昔有途巷話古事及漢季小兒聞曹敗則大
喜劉蹶則顰蹙而出涕蓋人心天理之所同况怒其人
而履其地因其迹而聲其罪不亦宜哉客乃言曰吉利
之生姓不自知曹嵩已冒夏侯何稽舞戟禦捕啖葛如
飴誑叔以疾拒客以泥睥睨一世岸然肆欺雖橋河之
見異卒莫逃子將之譏謂興義以盜國致羣材之景隨
爾乃劫遷乘輿地尊天卑彝倫攸斲大廈以隳及乎袁
尚旣敗審配亦摧黃星斯應赤精遂微入鄴領冀州之

牧中天植不臣之基慮幾人之稱王乃居之而不疑幾
簣幾杵成茲崔嵬子午梁貫愈出愈奇三山鰲戴雙闕
鳳飛連薨複道相爲蔽虧累棟山積周軒雲齊陽宮冬
熙陵空夏淒審曲面勢有巧無遺衡漳浩浩乎其北隆
慮靡靡乎其西收千里於寸眸萃萬景於一時卷山河
而匪席指風霆其在頤應劉王徐唱酬諏咨登高能賦
家有陳思父子放志欲長若斯天道惡盈樂極則悲撫
中弱之季豹顧婉變之蛾眉語託人而哽塞惟泣血之
漣而痛富貴之長違遽盡露其情狀彼一牀之八尺容

幾許之總帳要脯糒於朝晡競聲樂於朔望分香衣而
造履組舉瑣瑣於屬續其橫槩賦詩之雄發壁弒后之
威奄忽而俱喪匪不及乎篡代丕蓋默定於主鬯鎖諸
妓於幽闔望西陵之蒼莽念舊寵而興悲抑茹怨而自
愴霜雁訴秋露花泣春墓木行拱凡筵有塵哀絃急管
其聞不聞事往迹存如惡不泯夫以精舍二十年之規
欲媒蘖萬年之爲君不知司馬家兒已瞠乎其側而恥
於附其翼攀其鱗也徒爲趙燕魏齊之張本因之增侈
重困乎吾民幸疊障之不鏟俾表惡於無垠今吾與子

效小兒之顰蹙申欺孤之公議傾壺中之清醕澆胸中之
之魄磊且以酌漢室征西之將軍魏家創業之武帝子
以爲何如高陽子聞而笑曰瞞乎瞞乎如客之言則爾
之罪窮天地亘萬世而不可貰矣然誅則以心論言不
以人廢乃歌其歌曰對酒當歌人生幾何憂思難忘惟
有杜康於是引滿竭壺興盡而返回望三臺渺蒼茫乎
醉眼

銅雀臺賦

元 郝 經

天斷漢結誕植姦孽董則顛而袁則竭曹氏猖狂銅雀

巍業阨崑崙閉孟門巖三臺見三山截霓斷雲縵重楹
而走六龍折角徒薨頡地頽空碧斃金鎔直外隆中壯
天骨柱天崩激千里而怒長風如此之富如此之雄而
操之心猶未充俾漢之天爲曹氏天漢之國爲曹氏國
漢之民也曹氏奴漢之臣也曹氏隸漢氏之宗廟宮室
燼矣而曹之列屋長門美矣漢之庭寡婦悲曹氏之庭
嬙與妃聆義聲觀義旗孰知其非而操之心猶未涯旣
立海移山分辰幹斗負漢鼎而入魏宮結漢綱而維魏
祚則不也拜表植也拜章權退備隱琮降表亡不愧漢

霍光自比周文王四顧無人虎踞而鬼俚忘赤壁之辱
誦明月之曲笑吳蜀之僻隘鄙桓文之局促乃上重臺
入雙闕慨雄姿鼓高節燕歌兮玉糝塵趙舞兮風翻雪
望二喬而不見怒孫劉之未滅謂我翼莫吾禦我角莫
吾折彼神器入吾手孰敢撤而裂之哉曾不知此世此
年守漢宮者孤兒泣血守魏宮者姦雄倚疊也一旦懿
不忠國昭不義扶濟戈投車龍悲鼎湖則銅雀之富魏
蓄賊規盜模一爲晉所居嗚呼天旣不有漢而魏復當
有天使魏有天則魏之爲魏亦昭然矣奈何魏反不務

可作真帝逼君而生拱北以漢臣欺世而死征西乎噫
欺人者不自見已不欺人人不欺已魏欺漢作是臺而
不能居晉欺魏獲是臺而不能保臺乎臺乎果孰居乎
不欺人者其永居乎

古鄴賦

國朝張 幽

夫鄴在天文爲室壁分野禹貢屬冀州域昔商王河亶
甲始居相實鼻祖云其土地平廣廓衍挾上黨撫襄國
躡澶掖衛春秋時爲晉之東陽郡以其居太行東也戰
國屬魏後屬趙秦隸邯鄲迨漢高崛起始分置魏郡而

治鄴是故曹袁相攻燕齊遞宅宮觀矜麗南北鬪靡等
怨等愁民不堪命迄今都作黍離咏矣夫鄴築始自建
安獨是老瞞學周文王未至受命而死其生平雄才大
畧皆臣下所未及而一時諸王皆能賦詩樂府諸咏至
今膾炙人口夫石勒何如人耶自言北面漢高並驅光
武逆趙彭以安車嘉邵續之清苦其英雄之流矣慕容
垂回鄴權翼比爲鷹信然後秦王堅用王猛而勝之而
後魏復興高歡破爾朱氏有溫子昇作記可傳建安七
子至今片石猶存高洋弟浚以賢臣而死于地牢陳殺

王琳及樞還于鄴而聞者流涕昭忠武也周主至鄴殺
莫多婁敬顯追諡斛律光崔季舒等殆興王之體也意
有得於博士熊安生之言而然與趙齊兩代最重胡僧
如佛圖澄鳩摩羅什二人最著夫二人者神僧也虎洋
縱奢肆酷奚不用神術以相爲藥石獨石聰將叛澄曰
今年勿食葱作機鋒語卒葬紫陌間而以尸解聞什飲
針事甚奇倘亦與澄之脇孔吐光事類耶烏足道哉僕
射高隆之鄴中四貴嘗開水浴西泉有功當與魏之西
門豹史起等乃寂寂不見俎豆何與尉遲迴周之良翰

因戰城南而死其功雖不及宋之韓忠故亦有類於蕩
陰鄂王則表忠觀薦蘋藻焉爲人之賢不能淹沒概可
知也予生茲地嘗訊之長老而參諸史乘其風土人物
猶依稀約畧其概焉乃爲之賦賦曰登韓陵兮愾彼鄴
墟山川麗綺周原膺膺自袁氏盤據殃及二雛乃老瞞
乘之虜厥媳姑念斯地也以爲王氣所鍾靈遂搆帶礪
之宏圖鑿滹池兮激灑起層臺兮蓬壺八極可縱於睚
睫萬彙可齊於須臾銅雀張翼金鳳吞蜍冰井秘窖晦
墨潛儲朱華冒池秋蘭覆途登高作賦臨深練艫夫固

有席卷天下之心思乃肇茲囊括宇宙之規模獨是烈士暮年壯心不已來日大難英雄亦死梓宮兮輦鄴西陵兮風雨歌舞兮誰來大塚兮誰是自神鼎遷于洛陽荒煙起于漳水漢宮秋矣厲階復起有後趙石勒之臣名曰石虎率彼襄國來都茲土窮極嗜慾度嘉材于西山雕藻繪于水曲銀楹金柱香縠玦隄華林長楸戲馬鬪雞十有九年之間而靡事不爲矣當子宣之游獵也乘大輅出金闈樹羽葆駕蒼麟虎乃升觀而笑以爲吾家父子卽地畢天崩復何愁而誰知卽骨肉之屠膾已

肇于此乎故踵趙者燕擊燕者秦雋丕之爭北城勝概
其摧毀不可復識矣迨東魏孝靖皇帝車駕幸鄴于是
命渤海王高歡復築南城焉其子太原公洋稱爲北齊
實增飾之嗟乎侈靡甚于石趙規模密於魏曹至貧兒
之作戲啟思宗之出逃可憐周師一至復爲蓬蒿而已
吁嗟兮一鄴也幾帝幾王廢興子奪難以指屈而詳昔
人言漳河之險三臺之固可據以爲勝豈信然哉在德
不在險又何以稱焉

感古鄴都賦

國朝
李繼白
夢沙

維考古之有志過鄴都而心怆感蓐收之司令追往蹟
而宵呻胡風雨忽集乎幾第五嶽礧礧於予之心撫皇
圖之錯錯眇如聚蟻之垤智愚雄弱悉化爲道上之駟
塵頰蕩蕩之漳流亦閱幾廢而幾興予摧頰咽噫頰首
碾膺求悉其事而不得乃有吟秋之蛩子過我而跪陳
始河亶之都此開帝闕於洹濱環長河以爲帶拱太行
以爲屏信在德不在險河水奔嚙見石隧之磷磷泊乎
絳裔分瓜唐葉失履嘆美哉之山河顧西門子爲鼎耳
未幾金虎肆虐血河長平遂嗑唇而及齒中斬天下之

脊奚有於新寧中邑彈丸之黑子迨卯金弛其乾紐草
竊奮其螳肘關東之諸侯卓旗於冀阜帶甲雲滃攢稍
峰岫相洄鄴漳之間鷹揚而虎吼何白馬官渡一劍不
振而胸走曹方刀袁方肉嗣還自相殘而爲杙上之豚
狗滛滛漳池律律鄴壁彈指鞭指以入而坐有其有爰
表霸圖於河朔構壯趾於層基銅雀竦朱薨而翔立金
鳳騫碧宇以翥飛嶸崖巘慶巢空撼颿狁壁側广鳥道
承蓋俯仰一氣山拳水杯清風細雨香塵雜來飛鳥過
之側影麋鹿遊之梯崖落星接燦乎錯牖驚雷隱聆兮

振鉞熊羆夾翠微而帶劒騷墨賦雄風以獻壘更移蔥
嶺厚積元凌雕櫺矗天而上峙寒玉入地而下臨祝融
使之退避項冥呵以沍凝更建二園以配三臺東靈芝
而西華林鑿池引水飛舸勒兵公子夜行素蓋輕輶朱
華冒綠池而酌爍明月隨羽觴之翔行志欲鎖二喬而
朝同列乃分香賣履之叮嗔歌吹徒朝朝乎總帳松楸
遂寂寂兮西陵死遺漢鼎黃星忽墮典午中原下三臺
而端坐于斯時也鳳陽門高鵠鳳相喚飛入漳濱中流
鐵絆宮則九華永樂赤橋紫陌縱獵騎之盤桓歷十里

而一玩殿則文昌元武顯陽瑤華虬龍鬱盤乎碧漢樓
則披雲逍遙齊午觀則御龍宣武凌霄如意刻棖雕榭
耀朝暎而日炫是皆嵌以文石鑿以黃金錯以玉瓘其
間延館曲房圖禽繪雲者不可以殫算燕粉趙黛紛紛
藉藉垂明月之璫曳薄霧之袂者多於吳宮之花卉乃
從逐獸原鞬臂幘粧侍君王之鞞韎柳葉旗輕馬泥香
醉漏刻蓮花管收銀髻選妓則飈弄車輪徵聲則鳳引
花肺豈不淫勢極天侈圖彌地夫何豢雛操刀鮮卑鳴
鼓瑤宮瓊室之都爲礎血膾膾之府元氏懸殮城頭至

天平而於鄴處維時爾朱肆虐渤海以王燁麾雷擊卷
翳掃荒南城更築魏祚以殃拓拔氏子半葬漳魚之腹
魚亦號爲元郎文宣天寶之間宮殿皆千秋萬歲龍鳳
花卉之磚壁嵌玉鏡柱吐金蓮旭采朝暎日睽霞騫元
雲夜冥冥耀月懸屋屨錦爛地衣綵芊朱網絡宇鳥雀
無喧鏤香爲楯綴玉爲簾寶光香霧氣象萬千及天統
末元洲仙苑更跨陌而越阡苑中封土象五嶽而矗天
五嶽之中爲水殿有芳洲綠島望之厯厯分晴川山外
有山兮疊翠水中有水兮涓涓殿側置殿樓後復樓皆

氤氳而醇馭倏鼓山鳴而周師入束手就縛乞身爲貧
兒而不可得於是金宦月寂玉卮塵罨輦道亦蓋蓋而
薊沒及居羅擁鉞乎是州亦聲靈之燁赫佩垂兼璽劔
倚重紱義忿逆圖稱兵向闕黑旌暗乎南斗長戟指乎
天北憑陵三魏之兩河震驚九州之半壁綠巾空整而
背城黃龍告潰而自殪三朝之殿宇付之一風食粟而
燹滅亂曰南風吹山作平地兮海亦生塵潮汐朏臍兮
天道如斯洵盈虛往復之靡常兮何有於黃墟之綉址
不昔是而今非吁嗟乎能不感慨于古之時

銅雀硯賦

國朝 李宜芳 在涓

於戲三臺圯矣漳水流澌茫茫陵樹寂寂歌吹星移物
換弈禩于茲凡殘輒與斷瓦渺不知其歲時或曰此古
所謂銅雀硯也念傳流之在昔爰慨然而賦之蓋聞蹟
之湮者其說幻物之久者其光澤冰以久而爲水晶脂
以久而爲琥珀此物理之固然非有殊於今昔又何怪
乎遊銅雀之濱者得片瓦而珍如拱璧溯夫臺之創始
於魏武也前金鳳而後冰井集名材而鳩良工瓦甍參
差於碧落珠璣結綴於簾櫳雖中更汲桑之兵火旋繼

以魏齊之恢宏泥沙雜以金鐵錫白益以丹紅盤花鳥
獸之紋歷幾時而委諸土壤千秋萬歲之字不轉盼而
宛在水中爾其瓦縫摧殘漳流洪濤苔蘚剝落出沒於
長堤衰草之間波瀾縈環侵灌於秋月春風之日以故
温同玉潤斷岸輝騰栗比金堅荒灘瑞溢如海底之珊
瑚兮得水以成比豐城之寶劍兮掘地斯出爾乃拂拭
增價什襲爲珍似馬肝兮染翰利用同鳳唼兮發硯方
新非華非樸亦雅亦醜燦爛花紋爭輝鸚鵡之眼追琢
章相希蹤龍尾之塵豈若燕石胡盧笑瓦礫之無用庶

幾端溪璀璨結圖史以爲隣於是叩之鏗鏘磨之堅韌
乍拭而翠靄如流一呵而波紋充物雲煙落紙筆花偕
鴛翼齊飛几席生香墨瀋與蟾蜍並潤古傳硯瓦之名
觀於斯而乃信然而探奇者鑿泥古者愚建安之遺製
遙矣興和之舊蹟已夫故虛名動世人好事不察其實
而甄陶成今手荆公已辨其誣然則登高作賦懷古披
圖亦可付之不論不議若有若無也乎爰作歌曰嗚咽
漳流臺館荒逝川操植付渺茫多緣父子才名重遺瓦
猶傳翰墨場又作歌曰昔爲瓦兮今作硯今作硯兮佳

名擅君不見銅雀金鳳都銷沉千年宮瓦無餘片

臨漳賦

并序

國朝

周壽梓

夏口廳人

夫禹貢志土宜之物豳風言民俗之詳耆舊傳於關中
朝野載於張鷟蓋亦欲存其真耳是以孟堅研都不遺
草木平子賦京雜陳百戲至於輿服有志廣袖作歌斯
事雖細何可闕然臨漳古鄴都也漢陽周公海六太守
來牧是邦越十年政清民和百廢俱舉梓忝書記目覩
其盛又三年將之滎澤乃綴輯邑乘得襄校讎既宿聞
公之緒論稽諸舊志參以所見偶有所觸率爾成篇昔

班氏潤色比目貽譏太沖杜門藩溷有硯欲精而博需
以十年其難也如此豈僖父敢賦三都況愚者尙無一
得哉然而春鳥秋蟲自鳴天籟童謠鄙諺豈畏人訾惟
是井鼃窺天所見甚狹楚人齊語能道無多執籥捫盤
固其宜矣今卽所知雜選成之其辭曰

發鳩兀伏牛突石猴嵯峨圈馬起伏循太行之千里漳
水以出一自平定一自和順至遼州而交漳入林邑而
流已並惟此二條流同源別合清濁之混混以匯萃乎

鄴以上據
衡漳考鄴之城築於齊桓公其置令始魏文侯決渠

降雨用漑田疇西史二公俎豆千秋矣乃避晉諱居水
之陽錫以嘉名是曰臨漳蓋至三國六朝時其爲中原
角逐之場也久矣昔者劉入隴項都彭據敖倉扼井陘
此非其衝故未罹於兵泊乎袁氏執盟曹瞞狡逞東魏
北齊石虎冉閔南峙金鳳北竦冰井築雀臺之巍巍欲
顛墜而目眴瞋於斯之時弱持鶻強逐鹿今年闢明年
蹙川谷流人血原野厭人肉曾不數十年而車轍同覆
狡兔無窟銅雀無瓦以昔年之金粉化今日之黃沙春
雨莓苔綠秋風衰草多惟有行人牧豎躑躅而高歌艱

都既平以縣爲名自隋唐以迄今莫之或更甌脫華離
四至之地絕長補短方六十里惟此一邑濱於河畔水
與民爭地土與冰同渙河凡數徙沙壓幾半故其名浪
漳也謂遷地之無常其名富漳也亦變瘠爲沃壤泥淤
則肥浪齧則傾一水而富一水而貧龍宅我田魚游我
城邑經三遷作今治於理王村開渠之勢左築隄之說
興荷鍤負畚水利失而民力弗勝小民氣沮益以三苦
柳園飛灑之賦磁州協濟之舉糧則浮科皆前明之流
毒嗟嗟此民前阨於兵後疲於役莖

皇朝定鼎始釋重負今並橋工之累而除之其永游於
熙皞之宇乎夫其地居中原文化之階建安七才子杜
氏三秀才隋代不十第幾居四科第聯翩重葉累世上
而名臣下而方技或顯儒術或敦孝義治行接循吏之
蹤流寓多英俊之士元元本本不可數計爾其所產秫
粟黍稷薯蕷吉貝豉籬苜蓿麻苾芡蕎梁來牟惟稻
鱗之屬不宜其地蔬則蔥蒜薤薺葑菲蔓青蒿蒹來服
芥菱莧蘄茄蓼瓜瓠周阿而生以菹以淪皆可烹飪木
植之美者白楊蕭蕭青楸森森樗槐蔭夏棟花嬉春檜

高秋挺柏翠冬榮其餘荆榛籐蘿蓬蒿茅葦不可殫陳
果則桃李梅杏榲梨栗棗杵棧柿榴沙生蒲陶馬乳龍
鱗實嘉實好別有冬果爲所獨寶畜則白鴿雞鴨貓犬
豕羊驢騾獐馬各以其行或駕以游或伍以耕及時而
耨荷鋤而耘簾編蘆葦箕析黠皮種茨爲蓆矯柳爲箕
因材器使並皆佳妙而民俗猶敦古道往來醕酌儀文
簡略六禮之成終歸乎約女有合殤古禮猶存厝待同
穴亦爲不經是非各半亦得失之林也男著犢鼻又衣
複襦可經數澣左右襟裾女無貧富罕飾珠玉邪幅約

股意似窮袴若夫貿遷有無以會爲市趁墟之人雲集
麇至車載斗量填城溢郭五洲異物冬裘夏葛其時優
伶演劇陳百戲之鞞鞞緣幢舞組吞刀吐火鐵板銅琶
與人聲相沸雜如此者各有日月時有游人佩囊懸鶉
亦有女輩作葉子戲而無鬪雞走狗喝雉呼盧之博亦
以見樸誠之未鑿食不精味糠覈磨磨衣不飾采少著
綺羅茅茨爲瓦埏埴爲房樓閣蓋甚安事雕牆此則心
參體汰之所短而全乎天者之所長爾乃柳絲帶雨榆
錢搖風麥秋未至可以禦窮行潦牆陰漬成斥鹵暑路

飛霜披沙出素汰於壘暴於缶亦以餬口而風氣剛勁
帶牛佩犢燕濯角觝銛鋒胸突藉以禦外侮然頗能自
束熙熙攘攘各遂其生嗜慾之習少廉恥之教深莫不
含哺而鼓腹擊缶以陳聲而

朝廷宵旰軫念民瘼約以教育博以西學學堂旣開民
智以淪巡警邏轉以助詔旦夜無吠龙宵小潛散習藝
旣興由麤而精游手之人而今作良民至若士識時務
爲俊傑農辨土化於畎畝工自竄而改良商通無而使
阜家植諸葛之桑道垂武昌之柳曩之所無皆今之所

有則異日之珠玉安知不如今日之瓦缶而今日之土
宜又安知不爲異日之敝帚乎余居斯暫未竟其所見
聞弗及多難徧舉也

臨漳縣志卷之十六

藝文 雜志

佩韋說

黃 萱

予嘗讀西門豹傳得其佩韋始末私怪善養性者真積自然默而化之而乃拳拳託重於一韋此何爲者及觀湯盤有銘師紳有書乃知古哲人之自修欲有所警則必有所示庶幾觸目警心無忘頃刻蓋自修之道固然而非苟以飾外欺人者也佩韋之所取豈亦銘盤書紳之遺意歟且夫人易縱而難制者性也性剛愎者其有

觸而應也若抱束薪以投烈火其迅暴而不可禦也若
橫奔之馬赴壑之湍皆質之所爲而夫人之所通患也
使不力持之而力養之則其究也固有莫之底止者是
故怒一蠅也而劍逐之啖一物也抵於地而蹴之是二
人者亦名士豈冥頑鷲悍之小夫哉而舉動若茲則不
能持養而縱之之過也夫寬而栗溫而厲惟聖者得之
下此則持守之力涵養之功不可少緩功力旣到則木
可揉爲輪金可潰爲液而況於人性乎而世之人動曰
稟受旣定不可復移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是故韋物

之至緩者也佩屬之躬而左右相參者也克剛以柔而
託韋以佩使朝觸於目焉警其心暮觸於目焉警其心
心存則性斂性斂則氣平氣平則所謂一朝之忿熱中
之躁自伏以消而中和之美可冀然則偏頗之爲病砭
伐之固自有良劑哉予性苦褊急每思佩韋之義心慕
之書之座隅恆以自厲久之似有得焉雖未進於純而
已克其半則韋之吾助亦不少也暴而張之實宜作佩

韋說

黃魯直銅雀觀銘

宋蘇軾

漳濱之埴陶氏我卮受成不化以與真隔人亡臺廢得
反天宅遇發邱隴復爲麟獲纍然黃子元豈尙白天實
命我使與其蹟

銅雀瓦研銘

明宋濂

臨汾徐昭家藏銅雀瓦研獲於漳河中相傳逾
百齡兵部郎許珪以使事遂購焉質貞而文細
蓋真物云爲造銘

埴埴成胎資氣母炎火一煉真且壽禁雨迴風著勳久
何哉舞榭鹿爾踪天假漳河滌其垢出贊觚翰列左右

虹光夜半上衝斗龍圖龜紋首交紐要使遺文傳弗朽

銅雀硯銘

明唐順之

昔爲瓦藏歌女貯舞馬今爲硯侑圖史承鉛槧嗚呼其
爲瓦也不知其爲硯也然則千百年之後委擲零落又
安知其不復爲瓦也蓋雄豪武人不得而有之子墨客
卿不得而有之吾嗒然有感於物化也

硯說

明崔銑

世傳鄴城古瓦硯皆曰曹魏銅雀瓦磚硯又曰冰井蓋
狗名而未審其實夫魏之宮室焚蕩於汲桑之亂及燕

趙魏齊代興代毀宮室且易况易壞之瓦礫乎鄴中記曰北齊起鄴南城屋瓦皆以胡桃油油之光明不蘚筒瓦用在覆故油其背版瓦用在仰故油其面筒瓦長二尺闊一尺版瓦之長如之而其闊倍今得其真者當油處必有細紋俗曰琴紋有白花曰錫花傳言當時以黃丹鉛錫和泥積歲久而錫花乃見古磚大者方四尺上有盤花鳥獸紋千秋萬歲字其紀年非天寶則興和蓋東魏北齊也又有磚筒者花紋年號如磚內圓外方用承簷溜亦可爲硯鄴人有言曰銅雀瓦硯體質細潤而

堅如石不費筆而發墨此古所重者而今絕無蓋魏去
今千有餘年若此物者毀碎無存矣齊磚至今未及千
年村夫剖土求之聚衆踰年不得鄴民乃僞造以給遠
方王荆公詩曰吹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
陶往往成今手尙託虛名動世人宋刺史李琮嘗言元
豐初於丹陽郤不疑家得唐丙申歲元次山家藏鄴城
古磚硯背有花紋及萬歲字與鄴中記合又曰大魏興
和二年造則唐賢所珍已出於南城矣唐丙申乃天寶
末年至琮時二百餘歲而硯可用如新僞瓦之質燥用

臣海縣志 卷一六
之不能久火力勝也夫甄陶之物土以爲質水以和之
必得火而後成火力方勝則土曠而水絕雖有黃丹鉛
錫焉能潤澤哉惟古瓦與磚沒地中數百年感霜露風
雨之潤旣久火力已絕復受水氣所以含蓄潤澤而資
水發墨者也

王公具 題除累始末

題爲遵 諭陳言仰祈採擇事順治十二年六月二十
七日蒙

河南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紙牌十二年六月十七日蒙

撫院亢 憲牌十二年六月初五日准

戶部咨河南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戶科抄出該本部覆太僕寺寺丞王象天奏前事內稱臣跪讀

上諭求言殷殷以下民疾苦爲慮因思臣蒞任臨漳時給出行取六年有奇曾目擊地方有偏苦事不敢不直爲

皇上陳之其一則協濟宜恤也夫協濟之名原以本地衝繁借外縣解銀幫貼查臨漳協濟磁州額派銀四千餘兩前朝皆解貯磁庫該州支應我

朝經制未定之初磁州遂指勒臨漳往州走遞但臨漳距磁州四十里中有漳河阻隔冬月苦冰堅夏日苦水漲一遇差繁磁州旁觀不應計必赴臨漳催覓往往夫車未到差遣已過或差遣未到夫車先期守候已數日且官因鞭長不及致錢糧糜費勢不至夫逃所困不止

臣

愚謂宜照明例將額派銀兩仍按數預解磁庫聽該州附近供應之爲便也其一則經界宜明也夫賦隨田出從未聞此縣田土寄在彼縣者乃臨漳境內柳園有涉縣地數百畝涉吏每年來臨漳徵糧詢之里老咸云

明時涉縣大宦花園有三春柳遇漳水泛濫園柳衝沒
伊沿河找尋至臨漳見有柳株遂指爲涉縣地將地屬
涉縣佔種將糧遺臨漳包賠彼時官民不敢置辯因久
假不歸查得漳河自涉而下由武安過磁州以入臨漳

而衝入直隸山東者其問諸水濱乎

臣

愚謂宜翻前案

地歸臨漳糧還涉縣庶吏免往返民免匿漏數百年疑
案可決也其一則優免宜均也夫優免則例在戶部業
頒發成冊但冊內止開菜品免糧幾石免人幾丁未列
錢數易致混淆查臨漳每糧一石免雜辦銀六錢而別

臣海鼎元
卷十六
州縣有免六七錢者免四五錢者一省之內參差不齊
何以昭畫一於天下臣愚謂易知單內宜註明某項正
供某項雜辦免糧幾石該銀若干免人幾丁該銀若干
庶官民俱有所遵依也以上三款急宜更理伏祈

勅部通行直省凡協濟不恤經界不明優免不均者槩
爲釐正其於 國課民瘼未必無小補矣等因順治十
二年二月十六日奏三月二十三日奉

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寺臣王象天條奏三款查得臨

漳協濟磁州一款內稱臨漳舊例解走遞銀四千餘兩
協濟磁州以資應付後因磁州指勒臨漳往州走遞冰
堅水漲之時該州旁觀不應今欲按數解銀令該州貯
庫供應是否妥便又臨漳境內柳園有涉縣地數百畝
一款查此地既係涉民耕種糧隨地出何得貽臨漳包
納地歸臨漳則錢糧亦應歸臨又何云糧還涉縣以上
二款所
奏情節臣部難以懸議請

勅下該撫將臨漳磁州向來協濟若干舊例應該何處

走遞并柳園地畝錢糧應否歸併涉縣逐一備細查明具題請

旨定奪其優免宜均一款曾經臣部照品題定止免雜辦不免正供通行已久其所免銀數多寡俱照各州縣則例遵行至每年優免紳衿或有增減不同應於每年易知單內開明本身應免雜辦并人丁銀兩不得朦混濫免以致侵隱仍應請

旨申飭可也相應具覆恭候

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十二年五月二十

二日題二十三日奉

旨依議飭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撫院煩爲查照本部覆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到院准此案照先接邸報

戶部題前事等因抄傳到院隨行布政司查今於順治十二年十月二十四日據左布政使佟延年呈據彰德府申據臨漳縣知縣萬廷仕申稱察得協濟磁州遞運所牛夫在明時每年額派銀四千二百二十四兩解貯州庫磁州就便走差成規已久及至差使頻多遂攀臨

民赴彼走遞隔屬隔河自不免州人勒索之苦又自順治五年遵照賦役全書增銀七百四兩共銀四千九百二十八兩照應此數協濟解貯州庫令磁州照舊應差又查臨漳縣柳園集有涉縣地五十頃一十九畝四分九釐六毫相傳係明朝永樂時涉縣有顯官當道指稱水漲將涉縣地衝在柳園集三春柳爲記以臨代涉出賦今應更改糧地俱歸臨漳在 朝廷不缺惟正之供在隔縣亦免代徵之擾矣等因又據磁州知州何中舉申稱又據先任涉縣知縣今被論史國繩申稱又據安

陽縣知縣程一璧申稱涉地俱屬妥便等因各申到府
該先任彰德府知府今休致翟文鳳察看得臨漳協濟
磁州遞運所向來每年派銀四千二百二十四兩解給
磁州舊例該州走遞祇緣明末協銀不前該州拉留臨
役走差相沿至今實漳邑自招之累也而磁州借是以
爲成規矣至順治五年該縣遵照賦役每年徵銀四千
九百二十八兩如越境行差之苦寺臣疏奏州縣所申
已詳且切矣至於涉縣額地坐落安臨境內除以前改
歸安陽外安陽尙有地三十五頃二十七畝八釐每年

應徵糧銀二百二十八兩四錢八分五毫臨漳縣有地
五十頃一十九畝四分九釐六毫每年應徵糧銀二百
八十六兩二錢六分五釐四毫自應歸併安臨二縣附
入該縣賦役確冊之內一體照例編徵其涉縣額地之
內開除明白在安臨免代徵之擾在涉縣免隔屬關催
之苦三邑均稱妥便等因具申到司該布政司左布政
使佟延年察看得寺臣條議之款除優免一款已遵部
覆情由嚴飭遵行外其臨漳協濟磁州遞運所一款由
臨邑協濟站銀不前以致磁州拉留臨役走差其越境

供應之苦自取之也於人何尤爲今計之合將臨漳應協磁州所銀兩責令按季關解如逾季不給卽揭報參處該州亦不得累其越境庶應協者知警而受協者獲

有實用矣至涉縣額地坐落安臨境內除以前改歸安陽外今安陽臨漳尙有涉縣地畝各照賦役確冊安臨應收涉縣地糧者照數收明涉縣應除本縣地糧者照數開除更正明白永爲遵守等因呈蒙本院詳批再查覆呈到院該臣看得臨漳縣代當磁州牛夫原係協濟銀兩後因拖欠不解以此該州勒令臨民自行行走差相

沿已有年矣今察隔屬隔河不便於民應如藩司所議以歲徵協濟銀四千九百二十八兩照舊協濟磁州走差如再拖欠臣卽遵考成之法題參又臨漳境內有涉縣額地五十頃一十九畝四分九釐六毫歲該徵銀二百八十六兩二錢六分五釐四毫安陽縣境內有涉縣額地三十五頃二十七畝八釐歲該徵銀二百二十八兩四錢八分五毫旣稱寫遠累苦又有改歸之例可援亦應如藩司所議地糧歸併安臨二縣其涉縣原額地糧照數開除賦役全書見在勒限刊刻一面改正俾三

縣永遵可也既經該司呈詳前來相應具

題祈飭部議覆施行

戶部爲遵 諭陳言仰祈採擇事河南清吏司案呈奉
本部送戶科抄出該本部覆

河南巡撫亢 題前事等因順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九
日題十二月初一日奉

旨該部議奏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議覆
案呈到部該臣等看得臨漳舊編協濟磁州走遞銀四
千九百二十八兩茲因該縣壓欠不前該州一遇差繁

勒令該縣行差隔屬隔河不便漳民既經撫臣查明應將臨漳協濟銀兩照數及時完解磁州以資應付該州不得仍前指勒如違參處至於臨漳境內有涉縣地五十頃餘而臨民復以赴涉納糧隔屬催取最爲不便故寺臣有清釐更正之請今據撫臣亢 䟽稱察明不獨臨邑爲然安陽境內亦有涉縣地三十五頃餘其地既在安陽臨漳糧銀自應歸併二縣增入額賦而涉縣舊編糧額照數開除在安臨二邑既無代徵之擾而涉縣亦免隔屬關催之勞題報前來查安臨境內地土臣部

難以懸議相應

勅下該督撫按查明更入刊書永爲遵行可也相應具覆恭候

命下臣部轉行遵奉施行等因順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五日題本月十六日奉

旨著依議行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奉此相應移咨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合咨貴部院煩爲查照本部覆奉

旨內事理欽遵施行

鄴下苦案跋

國朝 王象天

余之令鄴下也有年矣民情土俗聞見頗悉而鄴有三苦令未一除余知之痛之向諸君子白之一則漕米溢額也一則磁所協濟也一則涉糧浮寄也夫中州爲

神京腹心歲輸漕糧十萬餘兩河皆然查彰屬磁安湯林武涉六處每處或四五合或七八合不等何臨漳每畝米一升三合餘乎聞父老云當日趙藩勢挾臨漳代安陽納米二千石相沿作俑今趙藩冰消矣而米額如故也至臨漳有協濟磁所遞夫之案明時原協濟解銀

非提調夫役也自順治元年磁牧力爭徑將所夫推臨
漳親行供應夫臨離磁四十里往往車牛到而差遣過
差遣到而車牛迴且中隔漳河夏雨冬冰過渡苦猶涉
海矣而更可詫異者臨漳有涉縣地是也查詢父老人
等咸謂明永樂間涉縣勢宦郭太師園內有三川柳被
漳冲流家人沿河岸踏尋至臨屬見三川柳遂指柳爲
涉縣柳指地名曰涉縣柳園地徑將涉縣額賦坐派臨
漳額地中二百年來久假不歸以漳民爲佃戶漳令爲
糧官順治五年曾經藩司周諱文華參詳內云水行地

上水過地出安有沖決涉地淤於他處之理是齊東野
人語也以訛傳訛朦朧從事卷案昭然今權位物化冰
山現消泐民之良心已死而臨民之冤舌猶存余痛此
三苦申詳 直指王君會蒙首肯批允釐正奈以綿力
寡濟終爲承問衙門中沮之若成牢不可破之案噫漳
民何苦至此哉當事何刻至此哉余蒞鄴數載未克如
願當今束裝整鞭間而耿耿中懷不能已竊與

高明大人陳此原委知無補乎民情土俗然心力雖竭
於今茲痛革將徐圖於來許也令是土者其鑒我體恤

哉

重刻蠶書跋

國朝

陳大玠

稽古鄴志乘土產一曰絲而舊志田賦條內載洪武年間官民桑三萬九千七百五十三株至弘治時桑六十六萬四千八百六十株八景詩亦有沃野桑田題詠桑之宜於鄴下久矣詢諸父老僉謂鄴素樹桑育蠶因植棉者廣悉紡棉而蠶事漸疎然老桑離披陌頭巷曲猶掩映焉是蠶桑之遺風未遠興舉正易易也欣逢我制憲王公仰承

聖天子愛養黎元至意特行開墾水利及普濟育嬰數
善政業舉河東億兆悉登衽席尤念足食之後繼以豐
衣會我臬憲今擢直藩張公素悉蠶務因著成規一書
條分縷晰精詳美備雖古昔蠶經諸說未能彷彿其萬一
也我制憲披覽嘉悅作勸蠶要言並付梨棗頒發各屬
大玠敬頌憲章已捐俸多構蠶種買桑條三萬枝於官
道旁及寺廟隙地乘伏天霖雨壓栽爲細民育蠶計而
邑人士咸鼓舞欣歡一時栽桑至二十一萬一百五十
七株因將頒發蠶書重刊遍布俾家人婦子細繹詳解

務期桑綠如雲絲瑩若雪熙熙皞皞慶足食者更樂豐衣以慰

宸衷憲望他日者望沃野而賦桑田乃賡載歌安知不超軼前徽也哉

治漳河策

陳任大珍月課原題照錄

國朝陳端

問唐虞之世地平天成六府允治而水爲之先水之利害關於民者甚大故自古勤恤民隱之君未有不盡力於溝洫者也我

皇上宵衣旰食軫念黎元思貽萬世以無窮之利於直

隸地方既

命親王大臣相度經營凡環畿巨浸宜開宜濬或脩或
築皆次第興工著有成績豫省黃運兩河仰賴
公忠廉明 大憲田公相度經營支流派別咸
慶安瀾惟臨邑地逼漳河昔年曾被水患則設
法預防誠今日所宜急講也尙書禹貢覃懷底
績至于衡漳是漳水之由來久矣其源有二一
濁漳出潞安府長子縣發鳩山一清漳出平定
州樂平縣南少山二漳衍至林縣境內合流由

安陽之豐樂鎮東入臨境自縣治之西南折而
東北至羊羔諸村入成安界性悍怒遷徙無常
且地多平衍土疎易潰唐時有請以漳水備四
瀆者以其由館陶而獨達於海故也按邑乘舊
治在舊縣村明初漳水衝沒北移建於理王村
卽今之邑治是也漳河向繞城南後忽決而北
徙又數年來復出城西南而北河故道塞爲旱
河是卽遷徙無常之明徵矣惟是西門菊花利
物百陽諸渠豈無故蹟可採而訪者歟抑景芳

日海集元 卷一
築於前袁應泰楊震宇築於後二隄遺址猶可
彷彿尋求詎不可踵而增脩歟近奉 制憲田
公檄飭興脩水利得以咨商鄰省

題請開銷正項錢糧誠千載一時之奇逢也多士桑
梓維殷繆綢孔亟宜如何查勘興脩宜如何疏
導通達務期渠道深廣隄堰堅牢俾農田得以
永賴轉害爲利有能詳言其曲折而指陳其大
要者歟夫百川之勢大海爲歸而致功之要轉
在溝洫故周禮遂人匠人之制加詳昔人云天

下皆脩溝洫則天下皆治水之人水無不治則
田無不墾誠哉篤論諸生果講求有素試熟籌
之

蓋聞古大人之勞心民事也其運量區畫必求其
萬全無害者而後爲之有利而不能無害者不爲
也卽勢不獲已時無容待亦必擇其利多害少者
而後爲之利害相半者不爲也故其興一利也必
實見其利之可興而後興之而利卒無不興除一
害也必實見其害之可除而後除之而害卒無不

臣海縣志 卷十六
除此其所以舉措咸宜功成效著惠澤被於當時
而恩波流於奔禩也我

皇上念切民依留心河務固已嘉穀呈祥黃河獻瑞四
海動安瀾之歌天下慶澄清之福矣乃我 公祖

父母不忍一夫之不獲一民之失所孜孜以治漳

河下詢愚雖愚蒙無知敢不竭其干慮之得少裨

高明萬一乎謹按漳河源委一出壺關一出長子
載在禹貢水經及輿圖邑乘者頗詳請以今日之
河勢與今日之時勢言之蓋天下事有不可不治

者有姑不必治者其不可不治者雖有所勞亦必當竭心思盡氣力以治之若淮河黃河是也其姑不必治者則當以不治治之若漳河是也何以言之黃河之決淮河之溢也衝廬舍淪城郭狂瀾奔騰千餘里又國家漕運所關爲害實大故治之也官不難多設費不吝鉅萬工不憚時舉若夫漳河雖橫不過一二邑之害而治之難將與淮黃等故曰當以不治治之也請逐陳之今日爲治河之說者其大要有三不過曰疏曰濬曰防而已何謂疏

灑河之流因而導之使不壅是之謂疏何謂濬去
河之淤因而深之使不溢是之謂濬何謂防障河
之勢因而束之使不肆是之謂防竊謂是數說者
施於漳河皆不可施於今日之漳河尤不可蓋凡
水之可疏可濬可防者必其河道之有定者也必
其無淤者也必其故道久湮暫雖淤決無定而疏
之濬之防之即可無淤無決而有定者也磁之溢
水相之洄水是也若夫漳之爲水也聚七十二溝
之蓄而瀉之於壁立萬仞之崖勇猛迅悍去住不

恒當夫秋雨集而衆流奔赴也若萬馬赴敵而大將鼓之也若焚輪捲箠而風雨之驟至也其淤也若神爲之輸而鬼爲之運也其決也若雷迅霆擊而崩崖墜石也向來徙流治之南北縱橫漫衍數十餘里紅蓼白葦一望無際凡被水鄉村揭瓦負椽勢將輾轉於溝壑今河工一動工程浩大勢不能不役民夫役民夫勢不能獨免被水鄉村是欲拯溝中之溺而反下之石也且一鳩工凡一切器械人工食用勢不能無所支銷不知此等錢糧將

請之

國帑乎抑派之民間乎派之民間獨能免被水鄉村乎此被水鄉村餬口無計而又派之是欲救道傍之餓而奪之食也卽請之

國帑盡能如吾設施而工繁役衆勢不能不委役照管而貪胥猾吏因以爲姦徒耗倉廩之積貯未必勞民之被惠也然使一疏而不復徙一濬而不復淤則所捐者小所全者大勞在一時逸在萬世猶可爲也乃今日濬之明日淤矣今年疏之明年徙

矣將年年治之乎則擾孰甚焉將不復治之乎前
功盡廢矣至築隄之說尤爲不便試問築隄者何
爲乎爲水之占民田也不知隄將築於何處乎隄
之占與水之占又孰害而孰利乎聞之前代有景
公隄有護城堤堤皆高三丈有奇廣五丈有奇今
若築隄則臨河之田大半不得耕種別處有地者
恐或可支若小戶之民將安往乎且隄築有何定
處可近可遠可南可北當事少無確見胥役陰受
請託弊竇叢生更未可更僕數矣然則將坐視其

爲民害乎彼周魏時西門大夫及史起開十有二
渠以分河勢後先有成效矣至今何獨不然不知
當時之鄴邑據河上流地近山麓其土性猶堅其
爲開鑿利導猶易然未必厯之數十年不做也且
當時閒曠地多民無私田不妨多爲受水之地今
則地有定額邑治又處下流與古絕不同矣爲今
之計莫若且以城池倉庫爲重護城隄防令堅厚
勿使再得衝決至若臨河之田勢不能兩季俱收
而頗利種麥數年來以沿河衝決太多冰凍後水

漲泛濫故不能麥若於八九月後河勢殺緩遍示
沿河鄉民將衝決水口盡行補塞地主不能阻攔
又令被水鄉村助之責其成功不作故套如此則
工不勞而麥可種庶幾國課可完衣食可給以待
河勢少定再作區處公私無擾上下各得所謂萬
全無害者也所謂以不治治之者也昔宋仁宗時
黃河決大名衆議紛紜或欲回入故道或欲導入
六塔河歐陽脩獨以爲不可其疏略云治河本無
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雖大禹不過

此也今言脩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
愈大言順水性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且
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愚
竊謂今之漳河與此正類夫民被漳水之害也甚
矣其望救也切矣如有能拯之者是漳民之所飲
食必祝者也是漳民之所願結草以報者也是漳
民之子若孫所世世銘刻而不能忘者也然一有
談及河工者則莫不搖頭蹙額而惟恐其或行何
也誠見夫急欲治之者之有害而無利也小治則

小害大治則大害不治則害在水之所及治之則
害更及水之所不及不治則臨水之民未必卽死
治之而被水之民勢且難活譬若羸餒之人病卧
在牀雖盧扁在旁亦不過調其血脈滋其飲食以
培養之而已若遽以參苓薑桂投之豈曰不愛之
哉然而不立斃者鮮矣故曰漳河之害姑當以不
治治之也若夫被水鄉村或緩其征或寬其役或
量酌開賑施格外之恩以活垂危之命則在父母
斯民者之恩勤無已豈愚之私心所敢望哉

以上
舊志

查勘小柏鶴村漫口情形稟

乾隆四十年九月十二日臨漳縣知縣周元謙稟本月
初三日奉憲行一併咨會事檄飭速將小柏鶴村漫口
設法堵閉趕築完竣仍將作何辦理緣由妥議具詳等
因蒙此除遵飭議詳申府核轉外查小柏鶴村爲卑縣
地勢最窪之區所轄止有九村庄不過十里餘卽係大
名境該處地方多屬沙灘近地居民止種二麥高粱全
賴漳水掛淤肥壯一熟卽抵兩熟此向來之情形也逼
近漳河處所從無隄埝無可修築本年六七月間漳水

漲漫流於下游大名元城等境雖於本地無害卑職不
分畛域屢經撥夫設法堵閉使歸正流奈近地居民以
害於臨不願徒爲鄰邑力役紛紛具稟卑職親詣該處
細勘形勢若於小柏鶴村築隄則工程浩大不但經費
無資且慮壅逼水頭勢又徙他處七十里漳河豈能南
北兩岸盡築隄防非於稍遠之區設隄以殺水勢恐屬
無益因勘十五里外大名所轄之米家崗地方見有南
北舊隄一道約長七里餘詢之彼處居民據稱此隄由
來已久原係大名府民人建築歲修現今久不加修以

致缺口數處水卽由此直注大名等語卑職覆勘無異其隄北頭高四五尺至七八尺不等南頭高二三尺至三四尺不等大名若將此隄修築堅固費省工易旣可衛護大郡而水頭亦不致壅逼復徙他處實爲兩省一勞永逸之計再卑職復查該處凡卑縣漫水所過之處俱已佈種二麥麥苗青葱並無河形河口堵閉已久正溜歸漕水面止有六七丈寬目下斷不致爲害合將應修米家崗舊隄情形據實稟報查核爲此繪圖具稟

批 仰布政司

飭催委員確勘妥議詳咨繳圖并發

徐撫臺咨文

乾隆四十年十二月初十日

爲詳請咨覆事據署布政司榮柱呈蒙本部院批據彰
德府知府李掖垣通判張銘稟稱卑府等前奉檄飭隨
同直隸大名道查勘臨漳縣小柏鶴村漫口一案今准
直隸大名府永守札訂於本月十六日會勘卑府掖垣
隨於本月十五日會同卑職銘前赴臨漳縣於十六日
率同周令元謙齊至小柏鶴村口與直隸大名府廳縣
公同勘得該村久已水退歸漕現在遍種秋麥並無河
形准永守面商以卑職銘前議請直隸修復米家崗舊

隄一節未能堵禦水患必須在小柏鶴地方堵築方可有益卑府等以漳河俗名浪漳蓋因水性急烈難與爭衡若就村口築隄相逼太近來年伏汛洶湧非有冲決南岸之虞卽有遷徙北岸之患奔濤怒漲爲害殊寬復經永守議令退後一百八十丈於臨民現種麥地內建築土隄量長一百四十丈高五尺底寬十丈面寬六丈卽令大名臨漳兩縣各用民力對半分修等語卑府等竊以該村民地俱有錢糧若廢地建隄必須飭縣查明照例詳請 奏豁且隄工旣建俱有責成必須先事熟

籌方可歷久無弊茲查小柏鶴一帶悉屬平灘向無隄址今議就本年過水之處建隄一百四十丈較米家崗舊隄更嫌短促設遇明年夏漲竟於隄外繞行南下仍復淹浸大名反蒙籌議粗疏之咎卑府等復閱直隸現繪之圖米家崗舊隄形勢極爲綿亘前人議築之時必有深意卽謂今昔情形稍異不妨就勢酌更較爲省便若以爲無益必欲遠赴臨境另築新隄在大名已覺勞民卽臨漳附近村落皆屬瘠土之民更難任茲力役是以乾隆二十四年厲家莊沖決案內卽蒙直隸前督憲

方 奏明濬河築隄皆由請項辦理原以工程浩大民
力難恃之故成案具在自可遵循今獨於小柏鶴地方
漫口議資民力既與前案有悖而民力有限工費浩繁
臨期必多掣肘卑府等以事關兩省民瘼自當和衷共
濟固不敢矯然立異亦未便勉強從同是否應照前議
令大名修復米家崗舊隄抑應仍照厲家莊成例辦理
之處理合歷敘勘議情形稟請咨商辦理等情蒙批仰
布政司核議詳咨繳等因到司蒙此該本省司核看得
該處原藉寬衍漫灘容蓄水勢若於南岸截築高隄設

遇水漲勢必遷決北岸遠則直冲直省縣境近則淹灌
本境縣城是欲築隄以禦不常有之水而異日關係更
非細故似不若仍照前議請咨直省轉飭大名縣於米
家崗舊隄處所酌量修復既可堵禦漫水亦可節省民
力事關兩省自應和衷商確以歸平允理合詳請本部
院鑒核咨商辦理實爲公便等情到本部院據此相應
咨商爲此合咨貴部堂請煩查照飭辦示覆施行

開渠說一

國朝
呂游

西門閘爲天地自然之利前賢創之後人不能守之者

邑紳士之過也又非邑紳士之過邑乘之過也後來人心有覺而典籍無爲故曰徒法不能以自行今乃薄責紳士而厚誅邑乘者何也古之立言者與立德立功同垂不朽爲其皆有益於後人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弗庸者信有罪矣若乃車折其輻本不足以載物亦將歸罪於弗庸之人乎漳邑僻壤無古聖先賢生於其地自銅雀建臺之後七才子流風未墜故邑乘所載多風雲月露之詞其有關一邑之利病如所謂文以載道者則絕不之見其註西門渠不過曰今廢而已至於渠雖廢而

聞存則未嘗言也是以漳邑八景事多附會連篇累牘
刺刺不休而西門舊聞未有見於詩歌者既爲邑紳士
所不知宰斯邑者何由而知之是以雖有賢父母訪求
民間利病亦苦於前無所因也請得以開渠之便者詳
陳之庶幾當事者少留意焉創始者百計經營心力俱
瘁我得以因其成功以當年之故道爲今日之支流則
不勞而事舉其便一也斯閘也南至洹北至滏各三十
里皆有分渠此人所共見也而滏之閘更多方水之分
也則利農而商不通及水之合也則通商而農不利故

農商之構訟者每數年而一見焉若漳水則止有截流橫渡之舟並無順水行船之事知永無農商之相爭其便二也瀕河數郡之苦於築隄也每疾首蹙額而相告試問築隄何爲乎爲水力之猛爲民害也夫水之爲災數十年而一見而隄之爲災則歲歲不免今若分而爲二則水之力必減其半矣若分而爲十則水之力必減其九矣水力旣減則不能爲害何用築隄若是則下可以省小民之力上可以省國家之費其便三也分水灌田則收穫必多不勞里老之催科而國賦自辦賢守令

不更覺安逸乎其便四也民情之才詐多訟也生於俗
之漸染者半生於家之貧窮者半既分水以灌田又無
築隄之費則菽粟可以如水火不且富歲多賴乎其便
五也臨邑南至回隆北至廣府皆有漳河故道西門開
一開則相地形之高下銅雀臺之南可再分一支顯王
之東可再分一支而河之北岸自講武城之東亦可相
其高下而分疏之若是則南北百餘里間可以成數萬
頃之沃壤禾易長畝田峻至喜幽風幽雅見於今日矣
其便六也漳水至館陶始入運河而漳濱漕糧多半在

楚王交納西門閘一通則水之南支經韓陵之北下同
洹水入運河且出楚王之上流矣是於國家漕運不無
涓埃之補助其便七也漳濱墳墓多被沖決貧乏者任
其漂流富厚者遷徙靡定此仁人君子所尤痛心者也
水既弱小則死者各有寔宇澤及枯骨矣其便八也丁
亥七月縣試前一日應考者爭舟溺死三十餘人於是
有子尋父屍者號哭之聲累日不絕然竟不可得水既
分疏則永無此患救將來無窮之性命陰德真可格天
矣其便九也已丑十月近閘口之北百餘步有安水磨

者予乍見之而喜徐察之而憂心生焉喜者喜斯民之
得利也憂者爲春夏之交忽遭陰雨或被漂沖後人將
引以爲戒則利永不興矣若分疏之後則沿河上下皆
可爲之有利無害其便十也有此十便旣不得見諸行
事又不得載諸邑乘此區區之心所以不能釋也嘗讀
孫學使詩有云南陽治陂杜母績漳水引漑西門爲今
詩雖傳播人口而閘則廢而不修不幾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乎此閘旣通則有以觸詩人之逸思百姓殷
富而頌聲必作恍如置身於西門公之世矣

開渠說二

呂游

古之論爲政者曰如保赤子蓋言愛民當如是耳非必其實能之也借曰能之父母之愛子終不如子之自愛則良有司之愛民其不如民之自愛也明矣又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旣誠求矣猶有不中者何也父母之知子終不如子之自知則良有司之知民其不如民之自知也又明矣幸也赤子不能言而民能自言也是以西門君之爲政也必問民之疾苦民皆曰無過於河伯娶婦者矣使西門君不問之民而謀之吏胥彼吏胥

者方以河伯娶婦爲利豈肯言其害哉於是西門君深思而熟計之曰斯害不難除也然吾能必山右之不雨乎使水再爲災之歲彼亂政者必將曰是不爲河伯娶婦之故也則莫若分渠以殺其勢使水永不爲災而已矣今者築隄之害人人能言之惜當事者之不肯下問耳卽有能愛民如子欲除斯害者又計及於水再爲災之歲彼亂政者必將曰是不築隄之故也故必開渠而後河伯娶婦之害可除不開渠而築隄之害終不能除也今試以築隄之不可解者畧言之直隸河南省皆是朝

廷之赤子今隄築於河北則水必南遷矣豈河北之民當生而河南之民則當死乎其不可解一也漳水出太行山卽橫流至館陶入運河二百餘里間皆能泛溢爲災今隄之長不過三里僅百分之一耳而謂河之上下流皆不爲災有是理乎其不可解二也水之來也或遠或近遷徙靡定以有定之隄防無定之水何異刻舟而求劍徒竭萬姓之脂膏以飽吏胥之囊橐其不可解三也卽使水流有定而河水一石其泥數斗隄外之地日淤日高數年之後水流自上而下其爲災也或相倍蓰

而無算矣何必遺害後人乎其不可解四也大凡無隄之處水皆四散分流隨來隨去故水雖大不能爲災但見爲利而不見爲害惟有隄束之歲旱則水利絕不可得至於隄潰之時水皆聚於一處夫水之性散之則其力弱聚之則其勢猛此豈必待智者而後知乎其不可解五也沙莊一隄成安廣平兩縣之民已將累死至戊子庚寅兩次水災沙莊之隄毫無用也不發疏其下流使水有所歸但壅遏其上流使水激而愈猛其不可解六也且成安果欲築隄卽當爲久遠之計築隄於成安

境內去河漸遠水至隄則其力緩可以免歲歲修補之
勞今柰何築隄於河濱民甚利隄之成而吏則甚幸隄
之決然則築隄果爲民乎爲吏乎其不可解七也卽以
臨邑言之止此人工物力分之則見其少合之則見其
多若專用力於護城之隄其工必倍今旣分之於河側
則護城之力必減矣然則城郭衙署府庫倉廩皆不足
重乎其不可解八也臨邑錢糧所以甲於鄰封諸縣者
以濱漳河二麥收成有自然之利也今隄北之地水利
絕不可得果能減臨邑之賦稅乎其不可解九也國家

維正之供不願絲毫累民今隄旁取土皆成坑坎誰敢阻攔是隄占一分所壞之地且五六倍隄也是皆有地不許民耕催徵賦稅焉得不施鞭朴焉得不累里長賢有司亦曾念及此乎其不可解十也然則築隄果無利乎曰有利也督工之吏胥漳濱之包戶相通爲一蓋無日不醉飽矣青樓酒肆爲所欲爲雖不必其家之果富然亦可云享盡人間之樂矣蓋隄一決而一相慶賀也亦思所斂之怨皆歸何人乎總之民窮財盡之後萬苦千辛難更僕數或有能考西史之遺跡爲一勞永逸之

計者則不能無望於今之賢士大夫矣

開渠說三

呂游

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撥亂反治者在乎人之斷而已矣凡利民之事其始行之人未必不怨也如子產稱衆人之母曷至有未信而勞民之事衣冠田疇亦必待行之既久而人始安之凡害民之事其始行之人未必卽怨也如河伯娶婦其首事之人亦未可厚非也河水一決萬頃茫然以一弱女子而救數萬之生靈所得固已多矣况於鬼神之事兒女子信之爲尤篤聞有黨將

軍者因沒於河工而得配食於河神之廟至今河濱夫役猶有欣羨之不置者況婦人女子生於釵荆布之家死得爲河伯之妻享萬人之俎豆生平志願固已滿矣古今人情不大相遠也師巫三老雖視爲奇貨可居然亦必有女之家不惑於鬼神者而後可以取其利夫女子之入選者大抵十五歲以上不過四五年之間耳卽此四五年中或因殘疾或因貌陋其斷不可以入選者又往往有焉若家本無當嫁之女雖吏胥很如餓豺一錢亦不可得卽使有女當嫁而篤信鬼神者十家之

中常得二三焉此二三人者又非肯行賄賂者也由斯言之則當時之受其害者蓋甚有限且每年不過一娶既娶之後小民各安其生水之流也任其自行自止不勞民也不傷財也歲旱之時水利固自若也沙壓之地可以望其更變也所傷者僅一弱女子而萬姓安枕是以當日之爲政者雖明知其說之荒唐而隱忍不能斷也以視今日築隄之害其勞民爲何如其傷財爲何如其歲旱之時水利絕不可得爲何如凡隄占沙壓者永無望其更變爲何如夫被災之後正當與民休息培養

元氣奈何復繼之以大役是以富者貪而貧者愈貧嗚呼今之百姓何辜視河伯娶婦之時其治亂爲何如哉夫殺一無罪之女以救萬人之命西門君猶恥焉必繼之以開渠使斯害永不復作而後已今也傷萬民之財勞萬民之力使之勞苦飢餓而死若令西門君見此其傷痛不知又當何如也夫凡民可與樂成難與謀始西門君所以決志開渠行之而不疑者以旣除河伯娶婦之害所謂信而後勞其民也今若能除築隄之害則百姓旣解倒懸之厄卽以此人工物力爲開渠之費所謂

悅以先民民忘其勞因所利而利之擇可勞而勞之其有不歡欣鼓舞而從上之令者必非人情也但一那移間而轉禍爲福人道敏政地道敏樹西史之後二大夫可並列爲三矣人何憚而不爲哉

漳濱築隄論一

呂游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無事者何也順水之性而不與水爭也物各有性草木之性有寒熱溫涼惟老於岐黃者知之若水性之剛柔緩急宜疏宜防不問之土人而與遠方之人謀之是問耕於婢問織於奴也然則

禹之治水其必不使雍梁之人治青徐荆揚之人治兗
豫也明矣漳之爲水也當其弱可褰裳而涉也當其盛
也則萬頃茫然而陵谷爲之變遷然亦有時磽瘠變爲
沃壤瀕河之民因以致富且冀州之地高燥大約十年
九旱水之爲災偶然一見耳則漳河之利民也常多而
害民也常少是故西門豹史起之爲政也則見爲利而
不見爲害迨乎西史旣沒二千年來任其自行自止則
利與害皆有之自庚辰癸未兩次築隄乃全乎害而不
見其利矣夫水之爲災也爲其占田也試問築隄將築

於天上乎且水之占田水去則仍還民間而隄之占田則近隄之一草一木皆屬之官是一隄而爲阱於國中
也又況督工有差守隄有役貪殘暴橫常出情理之外民敢怒而不敢言哉是則二千年相安於無事者而焉用此擾擾也夫庚辰之爲南隄也大名爲之也癸未之爲北隄也廣平爲之也是皆被災之處救死不贍之民竭膏脂勤手足疾苦轉移而奉之者也試問南隄果足以衛大名北隄果足以衛廣平乎癸未之兼爲西隄也則漳邑爲之也甲申而後連年大旱民思漳水之利而

絕不可得隄隔之也戊子之歲水漲隄決環漳邑之四
旁下至成安廣平及東昌之北境被災者且數百里然
則隄果何用乎今夫水激而行之可使在山其理甚明
欲爲隄以禦水是掩目而捕燕雀也旣爲南隄以防之
又爲北隄以障之不使之南又不使之北使水而有知
未必能盡如吾意無怪乎運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
浪也今若出築隄之費以賑被災之民則貧民可以轉
而爲富戶此可以濟一時之急亦若出築隄之費多開
溝渠以分殺水怒則可以成數十年之利惜無有任其

事者或者難之曰其人亡則其政息西史旣亡矣開渠
必滋訟端吏胥中飽在所不免然獨不曰其人存則其
政舉乎若得一廉能之吏統漳濱數郡而總理之先出
一令曰治水者宜疏而不宜防則由一而二由四而八
如陰陽儀象之剖分水性就下旣順其性而不與之爭
則西史之功無難再見禹之盡力乎溝洫者蓋如此若
恐任事者之難其人則漳濱之隄盡行停止澇雖少受
其害旱則大獲其利亦庶乎其可也

漳濱築隄論二

呂游

賈讓治河三策千古膾炙人口其言曰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嘔而塞其口非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然則築隄可盡廢乎曰何可盡廢也周禮言水利者備於稻人一官以漑畜水畜之以待用也以防止水防者漑旁隄也恐漑不足以畜水故爲防以止之也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是三者由大而小欲水之均也以漑寫水者有餘無用之水則寫之使去也蓋三代以上水利爲第一急務故舜命九官先平水土孔子稱禹之無間曰盡力乎溝洫大之而

決九河距四海小之而濬畎澮距川天下無不興之水
利則天下無爲隄以禦水者此虞夏殷周之所同也東
遷而後列國分爭或有利已以病鄰其名曰曲防桓公
惡之見於葵邱之會是故爲防以禦水五伯之所必不
爲也孟子曰今之諸侯皆犯此五禁然則所謂無曲防
者孟子蓋未嘗親見其盛也況至今又二千餘年哉故
爲今之計欲興天下之水利當與宰相謀之欲興數百
里之水利當與郡守謀之今欲爲臨漳一邑之計則數
十里以外卽爲異境雖有愛民如子者欲興利以除害

動輒掣肘水之利旣不能盡興則水之害不得不防此築隄之所以不容已也雖然不得爲而自有其得爲者曰境之內凡有自然之溝可以疏者疏之水力旣分則城郭可以免其害若欲預防不測則護城之隄增之可也所謂隄之不可盡廢者惟此而已但使城郭衙署府庫倉廩不淪入於洪波巨浪之中守斯土者復何憾焉夫合一縣之民力以築護城之隄則用力少而成功多民雖勞而不怨若究其極而言之水之遷徙靡定或值運會之窮而人力不足以勝水則自鄴鎮而舊縣自舊

縣而今邑人之不與水爭者已見於前事矣今者城外之地日淤日高在城內者亦不可不早爲之計惟將四達通衢培之使高凡富厚之家必自高其基址富民者貧人依以爲命者也卽有非常之災民亦有所恃而不恐或曰城內居民滿矣欲取城外之土以修城內之路其工程浩大毋乃倍難於築隄乎曰無難也四門之內皆爲浮橋使城內四角之水皆可以相通水必取其尤下者而歸焉則地之不甚卑者水必涸而土可用矣旣取其土而水返歸焉則向之水深者今反淺矣總之冀

土高燥旱多而澇少當歲旱之時而爲預防水災之計
固易易耳又何必竭萬姓之膏脂爲無益之勞費哉若
此者雖非聖賢法然河濱之築隄可廢亦今日小補之
一術也

漳濱築隄論三

呂游

古之用人也將欲明試以功必先敷奏以言謂卽其言
之得失可以知其人邪正也自劉蕡下第之後應試
者多以直言爲戒其有一二特出之英又往往終身無
成如侯朝宗少負高才自期科第唾手可得究之主司

惡其試策太直竟擯棄不錄其載在壯悔堂集者可考也其言曰今天下一家兩岸之地皆朝廷之地也兩岸之民皆朝廷之民也南徙則吾避而北焉北徙則吾避而南焉計其財力所費不敵治河十分之一而固已無事矣皇帝軫念民艱正供之額概從儉薄而治河之竭民財者倍正供而五之其以耗民之力則又父老子弟終歲於嗟風泣雨剜肉補瘡之中而不得休息也故今日之河朝廷卽欲行其無事而治河官吏借河以爲谿壑者終不肯以爲然也斯言也斯文也豈非鎔經鑄史

而出之者哉其他如在周有王子晉之諫論穀洛也在漢有賈讓之策論黃河也至若禮所謂鯀障洪水而殛死書所謂汨陳五行帝乃震怒則通言天下之水也歷稽經史子集隄之爲害無智愚皆當曉然矣而漳濱之隄更有古今人所意想不到者周禮匠人凡爲防廣與崇方言如欲爲六尺之崇則當爲六尺之廣也又言其稠三分去一者如下廣六尺則上廣不得過四尺也今漳濱之隄高不過六尺而下廣七丈欲何爲哉晉士爲築蒲與屈不慎寘薪焉欲速其壞也今漳濱之隄必使

柳枝與土層層相闢又何爲哉孟子曰爲高必因邱陵
爲下必因川澤不知築隄一事爲高乎爲下乎今乃就
窪下之地多真阡椿稍草於其下真所謂爲高必因川
澤者矣凡此三者不過欲多占民田多勞民力多費民
財吏胥得以乘機科歛耳隄旣不可已如取土於河濱
猶可望其填淤肥美不致遺害於無窮也今漳濱之隄
必取土於隄內又何爲哉夫水之性好流而惡止故流
則苦者亦甘止則甘者亦苦今隄內坑坎雨水停聚烈
日暴之盡成斥鹵轉相延引無有窮極是隄占一分所

壤之地且將百倍於隄務本隄北之地一望無際皆成
鹽鹼非其明驗乎夫天下事有始則必有終今日者築
隄一事既有始之者矣吾不知終之者何人也安得有
如王子晉賈讓侯朝宗其人者一除其害豈不與西門
豹史起同享千秋俎豆哉

衡漳考雜載

呂游

予家煙落寨在縣西南二里許我生之初在康熙甲午
至辛丑八歲矣八月朔自縣北移於縣南壬寅七月初
二日戌時水入城時予寄居城內初三日居民盡逃出

城在西南城角依親居住數日歸家已不隔河矣問何
故曰河又返城北矣癸卯雍正元年七夕大雨河又徙
城南甲辰乙巳丙午丁未河無歲不徙戊申各知縣陳
公大玠新蒞政訪問漳水利病時有陳端進治漳策大
約以不治爲圭陳公採用其言載其文於邑乘因於縣
考特拔取以風多士明年春以首卷入府庠夫以少年
童生之文縣父母採而用之真從善如流者矣不有陳
公築隄之害寧待今日哉公善政極多辛亥設立書院
予猶得蒙其教澤乙卯內陞中書科 太和門考履懸

時奏減漳邑漕米四千三百餘石此人所共知者也會
不得占名宦一席不知漳邑紳士有能念及此者否

漳濱雜記

呂游

查明史及新舊縣志河濱之隄甚多不但隄之遺址絲
毫無存卽舊縣城池會見有些微踪跡畚總之竭數十
年之人工物力不足以敵三五日之洪波巨浪此漳濱
之老少男女所共知者也我生之初不聞有隄存之自
庚辰年厲家村始旣防其南則決於北故癸未年沙家
莊繼之朱家莊又繼之乙未之夏河決小柏鶴六月二

十四日決朱家莊是時盛暑興工合縣騷擾凡墳墓有
近隄者田禾將成者盡皆發掘其踐踏傷毀更無論矣
予乃以衡漳考一本呈送本縣父母周公公遂向巡撫
徐中丞稟啟中丞乃移咨直隸總督深言築隄之害小
栢鶴所以不築隄者徐中丞之力也然而朱家莊隄丙
申丁酉又於農忙時動工絕不可解究之小栢鶴河口
臨魏兩縣蒙恩多矣此又不可不知也

以上衡
漳考

節錄程中丞摺語

漳河自入豫境以下地勢寬衍向無隄防每年盛漲普

律漫灘水退即可歸槽且停淤肥厚汎漲後就所淤之
土播種二麥倍獲豐收近漳居民間有被淹不以爲苦
並有以水漲不到不得種麥爲憂者是以古人稱漳水
爲富漳自乾隆六十年三台村決沖入洹河並流入衛
二十年來災患頻仍以猛漲之漳助入激流之洹而又
東以長數十里寬數十丈之隄欲其無決勢所不能故
自三台村至入洹處所並無隄岸爲害尙淺惟自入洹
處所至入衛之區歲多決漫爲害甚鉅前年幸漳洹分
流仰蒙

聖恩准借項修濬村廬得有護衛並於內黃境內馬家
窪地方開溝分洩漫水甚資得力從此水患冀可輕減
臣愚以爲此後治漳之法只宜行所無事或因勢利導
或相地宣洩斷不宜築隄捍禦

此係道光五年程中丞祖洛請移武陟縣城垣摺內
摘出原奏刻入武陟縣志相傳姚中丞祖同勘定未
奏瀕行手稿交程中丞照辦其所陳漳水利害均係
漳濱父老之言蓋姚中丞常私訪民間各屬利弊纖
微畢悉故言之親切有味昔陳榕門先生治水天津

常乘小舟沿詢於野得放淤之法令水挾沙而行從隄左入隄右出如是數次沙沉土高滄景一帶皆成沃壤公喜曰此非吾策教我者老河兵真吾師也可見古大臣之關心民瘼不棄芻蕘彼擁燾高居氣壓羣流民間疾苦安得入吾耳哉

駱文光識

節愛堂跋語

國朝駱文光

為治以愛民為本而愛民必先節用所謂節用非吝財自私也蓋一州一邑公用浩繁能節無益之費為有用之財則量入為出我不貪求於民上亦不能苛求於我

官與民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倘於出納之際不能自持必致上虧

國帑下媮民膏古聖賢理財正辭範民於義所爲兢兢焉余自丁卯秋來蒞此邦因見城池衙署率多傾圮邑雖瘠苦何竟一任廢壞若此且何以肅民岩而固吾圉爰不憚經營而爲一一繕葺不二年諸工告成民亦樂吾之愚而子來恐後用書節愛二字懸於大堂願與後之從政者共勉云

藏恕堂跋語

駱文光

舊志稱廳事後有軒曰藏恕蓋大學藏恕喻人之意也
身爲牧令日坐堂皇與民相親果能推己所勿欲之心
以處事則民必受平明之惠吾鄉汪龍莊先生有言爲
治當念子孫又云但能返身自問自然歸於平恕倘官
不自閑於法而必繩民以法能無愧乎余有味于斯言
用仍以此顏其額藉以自勉云

書院講堂跋語

駱文光

書院必設講堂試問所講者何事自明以來
朝廷以制藝取士不能不從事帖括顧聖門四科文

章乃末技耳若平日於子臣弟友之道禮義廉恥之防全不講究專以尋章摘句爲事卽倖列科名亦是無本之學安能望其造福蒼生王陽明先生云記誦詞章之習起而先王之教亡故勸學者必須知行合一不可徒託空言其致良知之說卽是程子體認天理之意人能去其私蔽天良自然發現諸生來學於此願各自身體而力行之勿以聖賢言爲博取利祿計也

志學堂跋語

駱文光

孔子自十五志學七十從心不踰矩皆是不厭不倦之

時周元公謂士當志伊尹之志學顏淵之學以其處而
修可以出而行也他如諸葛武侯之寧靜澹泊陶靖節
之樂天知命范文正公做秀才便志安天下王文成公
竄於蠻夷尙不廢動忍功夫試思古人所處是何等境
地耶彼識趣卑陋徒沾沾於文字之末汲汲於名利之
途者皆不知學之所以爲學歟近來人才之少吏治之
壞風俗之薄士氣之不振皆由於志之不立耳今於書
院後堂落成用書志學二字於額願與多士共勉之

修建城工礮樓說三則

駱文光

一臨漳城北至直隸成安縣城二十五里至廣平府城
九十里西至磁州城四十里西北至邯鄲縣城七十
里東至大名府城九十里東北至廣平縣城五十里
至肥鄉縣城七十里東南至內黃縣城一百一十里
西南至彰德府城九十里南至汴梁省城四百餘里
中間並無州縣城池阻塞惟城南二十餘里有漳河
一道以爲設險之限其東西北三面皆係直隸境南
可直達汴垣平時乃偏僻小道一遇軍興爲戎馬往
來必由之路蓋西路安陽磁州邯鄲一帶地多渠水

東路大名境內則漳衛兩水匯歸河岔紛歧又有大名鎮道兵勇駐紮大隊人馬不能肆逞是以上年皖捻北竄往來皆取道臨漳此其明證而直省防兵東防清豐南樂西防邯鄲磁州不知賊馬一經越過臨漳卽至廣鄆深入直境邯磁大名所設防兵俱在賊後有地方邊圉之責者當知臨漳一城介在兩省咽喉之地不獨爲河朔門戶實爲畿南保障不能以屬境而歧視之地

一臨漳地濱漳河城池屢爲河患徙避今城築於明初

五百餘年來漳水亦數次浸灌是以城外積高城中
低窪此次修城雖加高五尺尙不能高出四關民居
之上特於城牆四面添築礮樓十二座又城門洞兩
旁造成護門礮樓八座共計二十座均虛實相間以
免施放鎗礮時飛子打入礮樓自相中傷礮樓頂上
仍設女牆作礮臺之式可以安設白龍礮架以備擊
遠之用

一州縣城池近年以來多屬民捐民修地方官當勸修
之時莫不勉以公義爲圖保聚之方及一旦遇警賊

馬逼近城郭而城門不能不閉四鄉逃民得信較晚者多於深更半夜攜老挈幼逃至城下不得進城每值風霜雨雪其嘍饑號寒相與怨詈於城下者有之同城文武官紳當安危呼吸之間衆情沸亂之際或拘泥以拂衆或逆情而干譽因放逃戶而抵牾者有之卽暫開一門而逃車過多相率爭進老弱男婦多被擁擠踐踏而喪性命者亦有之地方官之聲望因此而損衆志亦因此而懈各處守城情形雖不一而大致不外乎此且每當賊騎闌入關廂焚掠不能不

派勇縋城出擊而繩繫三二百人下城頗費工夫適
遇賊匪凶猛勇不能抵敵往往驚散不及縋城而
上今於四城門洞兩旁均造成空心護門礮樓三面
安設礮眼門洞上緊靠城門留水眼三個以備灌水
下救燒門之火每門靠城牆留暗門一道外築牛馬
牆以爲遮蔽此門只容一人僂身出入遇閉城之時
四鄉逃民均可由此放入亦可派勇出城乘賊不備
而擊之城上敵樓上層三窗均留箭窗可以望遠並
可放箭開礮此乃仿照前明周臺公戚南塘虛實敵

臺護門礮樓及暗門突門之式變通辦理城門洞內
仍安設鐵門兩道以昭重關之制

臨漳縣城工礮樓圖說序

國朝

毛鴻順 武陟人

同治十年秋會稽駱公由臨漳權篆吾邑時河內沁隄
決徐保吾邑被淹者九十餘村合龍之後積水不消公
苦心勞思日夜謀所以疏洩之人賴以安嗣是減徭役
堅隄防化梗頑不數月而政聲藉藉民曰矣今歲夏公
以臨漳縣城工礮樓圖說見示並屬順爲序回環展視
知公之治臨漳與其所以治吾邑者事異而心同也臨

漳爲燕豫兩省咽喉一旦有故戎馬之所必經其城自
明初修築漳水衝刷半就傾圮公以其爲南北要地又
時逢搶攘謀諸衆剋日興工缺者補之仆者植之增高
五尺設礮樓二十座暗門突門悉倣周臺公戚南塘之
式而變通之事畢繪圖著說俾後人有所尋覽是卽未
至其境亦按圖而知其屹然不可動也夫自粵匪滋事
以來所陷城郭不可勝紀豈盡守禦之不力而甘心授
首於敵人哉祇以承平日久增陴浚隍皆視爲不急之
務及烽煙告警觀望周章一籌莫展以至肝腦塗地暴

骨如莽嗚呼良可慨已今以五百餘年之廢城一旦而
新之且杜漸防微期於可久公之爲民計者何深且遠
也吾向者讀公學治小試一書見其初涖封邱卽皇皇
以繕治城垣爲急工甫竣東匪適至諸處豕突狼奔不
知所出而是邑獨安堵無恐茲非其明驗歟且是時創
正義書院教忠順也建惠民倉備持久也選丁壯習步
伐能戰而後能守也其於臨漳也亦然蓋多方而爲之
備皆所以衛此城以衛民也是舉也不獨臨漳一邑其
以嚴河朔之門戶而爲畿南之保障者胥視諸此其功

豈淺鮮哉若公者可謂以實心行實政而深得體要者矣是爲序

興建惠民倉議

駱文光

聞之積儲者天下之大命足食足兵聖王不廢自古常平社義諸倉雖皆爲善法然必待人而理常平主之於官而今之州縣俄焉更易無暇顧及倉儲卽偶有興辦者而數任之後穀多紅朽不可食及至黻變無存動爲官民之累社義兩倉雖勸民自辦惟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存私趨利者多好義急公者少欲令其捐豐年之有

餘補歉歲之不足憂憂乎其難之舊志稱臨境四百餘
村無一村不被漳水之害城內居民衣食粗完者更少
近漳之地宜於種麥北鄉土性焦燥宜於種棉每遇春
雨愆期棉花早秋不能播種市集糧價卽日見騰昂囤
積之戶壟斷居竒操其利權小民薄產多爲兼併是以
富者愈富貧者愈貧余宰臨三年正當皖捻北竄歲比
不登先事城防兼以供支各路大兵日不暇給嗣城工
告竣兵械亦已具足但城內無升斗之儲設有不虞何
以爲守因卽常平義倉朱子社倉而變遺之修復倉廩

名曰惠民所以固本而重民也先籌成本擇紳商之公正者買穀數百石次年青黃不接穀價增長卽糶之試辦兩年餘息穀五百石癸酉春穀價大長責令在約紳董出糶制錢一千二百餘串至甲戌秋收穀賤每斗不過百三二十文卽令買穀一千石收儲在倉以後年年照此辦理春夏出糶秋收糶還旣無黻變之虞兼收蒞息之利十年之後可積穀十餘萬石水旱兵荒皆有所賴此穀不出於官不派於民又不捐於富戶不過照街市囤積之法以取盈亦非與民爭利遇歉年穀價奇長

則減價平糶不使富戶獨享其利事歸紳董經理官長不能動用更無出借收納之煩抑勒索擾之弊辦之得宜其利無窮保富救貧功德莫大但地方最難得者明白曉事有擔當之人最壞事者嗜利徇俗無識見之輩近來人情富者坐擁厚資遇公退縮貧者急於自謀動思染指富而能積德行仁貧而能見得思義此不能不仰賴於書院紳董肄業生童只要大家齊心當作已事人之才質雖不同但能去其私心認真經理天下事皆可爲也何況爲根本至計乎後之涖斯土者隨時稽其

勤惰而董勸之庶惠民一倉常能惠康小民焉則又予之所厚望也夫

西門渠說畧

國朝李澤蘭正庭邑人

或曰西門豹令鄴發人鑿渠十二引漳水溉田水不爲患而田益饒沃今河在臨境糜爛極矣若遠求西門遺迹仿其規模開渠灌田藉殺水勢非一舉而兩得者乎曰西門遺迹久已湮沒其渠在今何地亦難確指至渠之有可攷見者惟曹魏時之天平閘元魏時之萬金渠其地皆在今安陽境臨境後雖間有開者皆旋興旋廢

不能獲利然則西門所鑿當亦在安磁境內非今之臨
漳明矣是臨漳固不可以開渠也蓋河之可以開渠者
皆在近山之處水出山上水高地下然後規其形勢先
建大閘於高阜之上因其下流之勢開鑿引渠并於渠
源各設子閘旱則閉大閘開子閘以資灌溉潦則放大
閘閉子閘以防淹沒且渠在山崗之間地脈堅韌託基
穩固從無衝決坍塌之患故爲有利無害臨漳地勢平
衍土脈鬆浮河無隄岸歲歲遷流勢必不能建閘地高
河低斷難開渠引水若必以建閘之故更築隄岸則五

程浩大需款甚鉅何從措辦然果使工成之後源遠流
長永爲臨漳無窮之利則一勞永逸雖費鉅款似亦人
所不惜乃其實則又有不然者漳水當盛漲時雖瀾漫
汪洋然每在夏秋大雨之時其來甚猛其去甚速不過
三兩日卽已消退天旱則水勢極小加以上游各閘一
閉水至臨者其流如帶斷不敷溉田之用且水濁土軟
渠之淤塞坍塌者所在皆然時須修濬費又不貲計渠
成後歲入所增不敵歲出之數審矣然此不過僅言開
渠之無益耳若築隄之害蓋尤烈矣漳水雖漫溢不常

遷流靡定然尙少毀傷人畜陷沒城池者則以向無隄岸水皆四散旁出勢分力緩之故若一行築隄設有潰決水歸一處建瓴而下勢如倒海其衝突盪決汜濫漂沒之禍則更有不忍言者矣故爲漳河建築隄之說者揚湯止沸之謀也而爲臨漳進開渠之說者膠柱鼓瑟之見也然則建閘開渠等事乃安陽以上之漳河非臨漳之漳河也若不審其地勢明其水性第援古人之陳迹慕其名而不察其實貿貿然遽欲仿而行之其爲害曷有旣哉

按漳之不宜築隄人習知之至不能開渠之故多不能明且有以不知開渠爲臨人情者故著茲說以質世之明水利者又按鑿井灌田亦利民事第鑿井亦必當察其土脈之厚薄土性之軟韌水源之衰旺水質之良否方可施功凡地之宜井者其水皆去地面極淺隨處開鑿皆可得泉水旺而佳足資灌溉且土質堅韌不患坍塌所謂事半功倍也若土厚水深之處必鑿數十尺或百餘尺始能得泉且有永不不得泉者或雖僅得泉而水源不旺水質鹹鹵不堪灌田者

又或土脈鬆浮或下有流沙易於坍塌更有旋鑿旋
坍者查臨地宜井之處惟西南鄉辛店集一帶每有
一井可灌數十畝者其利誠厚他處則有未可概施
者昔有某刺史者習聞鑿井之利勸民開鑿並爲製
就甃井輒式令各村造輒開井不爲者罪之後鑿井
者多不獲利徒勞無功民頗苦之某公旋亦悔悟事
遂中止可見水利之興必須明其地勢方可從事非
可以鹵莽施者故因論開渠事而連類及之

以上
新增

17

臨漳縣志卷之十七

補餘

鄴都北城論

明崔銑

鄴都北城自曹操始構羣臣梁習等用冀州民力取上
黨山林之材制度壯麗見於文昌聽政等殿金虎銅雀
之臺鳴鶴楸梓之宮奢淫未終旋遭篡奪石虎桀鰲非
常藉勅威業攘神器而有之志溢氣驕盛興宮室銀楹
金柱珠簾玉壁侈心不足復命徙洛陽鐘簾九龍銅駝
飛廉置諸殿廷造萬斛舟以渡之載以四輪纏輜車及

其至也大賚羣臣赦有罪賜民爵起一橋而費億萬之
工築一苑而役六十萬人又造獵車千乘轅長三丈高
一丈八尺格獸車四十乘立三級行樓於其上自靈昌
津南至滎陽東極陽都使御史監察其中犯禽獸者罪
至死又大發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萬餘人以
充後庭郡縣要媚務於美淑奪人婦者九千人殺其夫
及遣而縊死者三千人方其遣子宣祈於山川因而游
獵乘大輅羽葆華蓋建天子之旌旗十有六軍戍卒十
八萬出自金明門虎從其後宮升凌霄觀望之乃笑曰

我家父子若是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愁未久父子兄弟更相屠膾尸浮漳濱家無噍類積惡不已舍滅亡何適哉石氏都鄴十九年其事無足道者特志其奢虐之跡嗟乎亦足垂永鑒矣

鄴都南城論

鄴都南城其制度蓋取諸洛陽與北鄴然自高歡繕之高洋飾之卑陋舊貫每求過美故規模密於曹魏奢侈甚於石趙夫以洋之才征伐四克威震戎夏一旦沈湎矜伐崇修宮室殫淫巧竭才力焦思盡智繼之以狂惑

喪心靡所不至厥後蹈襲奢跡去而不返高緯增益宮苑夜則以火照作寒則以湯爲泥百工困苦無有休息當是時也忠良被刳剔犬馬蒙爵位宮中一裨直萬疋鏡臺直千金競爲變巧朝成夕敝侈心旣厭乃作窮兒村以爲戲樂嗟乎周師至矣實欲丐身爲窮兒不可得矣初武成令宮中多凝白妝畫眉不復用黛惟以煙墨皆剪剔其髮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南面則髻心至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意若曰元首翦落危側當走西也乃周師克晉陽使梁士彥爲守後

主帥師攻之城陷十步將士乘勝欲入後主令待馮淑妃共觀之淑妃以妝洗不獲時至周師復振齊軍遂潰而亡

按舊志有崔文敏公二論舊載古蹟之末今補錄於此

杜村集節義祠碑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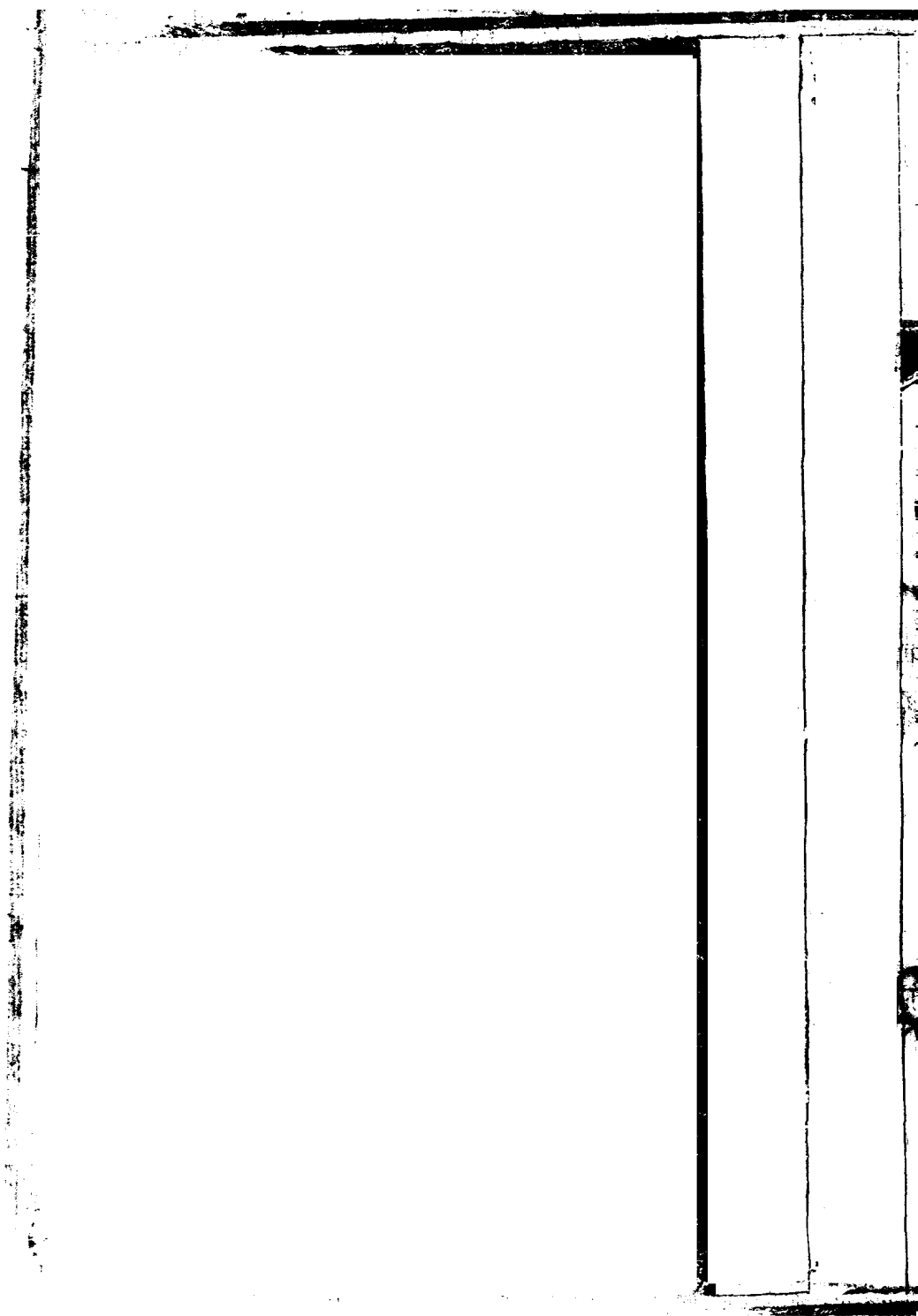
王頤莊

邑人
亞元

蓋古有事雖敗而功及於人身雖危而義昭於世者此忠義節烈所以銘旂常而光俎豆也慨自咸豐丙辰蝗旱連年黃河復溢山左奸人劉占考教匪宋景詩等乘

機倡亂雖不逾時而平遺孽張錫珠等復於壬戌之秋
搆煽餘匪誘脅勒從不旬月衆至數萬直東州縣連擾
數十勢張甚余聞信亟請兵城鄉團練爲守禦計突於
臘月念二日擾及本境聞城中有備次日越城南西竄
杜村義勇從九靳三槐文生郭步衢等奮不顧身整衆
迎擊衆寡不敵而敗郭與靳之二子皆死焉同時死者
四百五十餘人烈哉昔張許守睢陽民皆血戰而死論
者謂遮蔽江淮厥功殊偉賊自起事人無與校及驟攫
其鋒雖勝亦憊又偵知漳南戒備甚嚴遂不敢逾河漢

郡城隨以北去官軍連敗之乃歸巢迨後復出而大兵
雲集 僧郟至則剽滅無餘一時死事雖不能與遮蔽
江淮論功其所全固已多矣嗟呼恒情所重者死死等
爾聞賊初起衆不滿百使所至與抗賊何能爲惟冀須
臾勿死或迎賊降卒就屠僂亦適有以賈死死等爾知
其數且十有倍於此不止也余旣惜從逆者之愚益以
嘉赴義者之烈冀於 上憲作廟其地顏曰節義春秋
享祀毋忒併爲置祀田備歲修期垂永久庶幾忠魂以
慰而人亦有可觀感云



臨漳縣志卷之十八

瑣錄

史記項羽本紀使蒲將軍日夜引兵渡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服虔曰漳水津名也孟康曰在鄴西三十里此當在彰德府臨漳縣西而通志無之止載漳河渡云在府北四十里豈此卽三戶之遺蹟而失載其名耶又南陽府內鄉縣有三戶城通志載入春秋哀四年晉人執戎蠻子以畀楚師於三戶杜注云今丹水縣北三戶亭按丹水在今內鄉縣西南後漢桓帝時封河間孝

王子博為三戶亭侯確有明據內鄉距臨漳驛道一千

三百里或臨漳有三戶津而內鄉別有三戶城乎前史

以項羽救趙為三戶滅秦之讖又通志臨漳縣有將城

項羽使蒲將軍渡三戶於鄴東北十九里築此城則臨

漳有三戶津明甚特紀載疏忽失其名耳

府志引河南省志辨疑

銅雀臺世傳曹操所製其瓦俾陶人澄泥以締給瀘過

加胡桃油埏埴故與他瓦異予屢渡漳河詢所知云臺

上關壯繆辭曹祠中道士每偽為甄瓦以愚人實則片

瓦寸甄不能得也

府志引因樹屋書影

隸續云紹聖丙子鄴民耕地得魏甄皇后識坐版函其
文云文昭皇后識坐版函共八字一綠石匣廣八寸有
半長倍之厚三之一鹿頂笏頭蓋其上有此八字魏文
帝甄皇后神坐前之物也故嘉興守林衡之父時爲相
之臨漳令模得其字乃魏隸之工者傳於世旣鮮故士
大夫罕見魏史黃初中葬甄夫人於鄴州帝以母氏之
故追上尊諡別立寢廟此乃明帝時所刻者

府志引隸辨

竇建德嘗發鄴中一墓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
麗可二十餘衣物形製甚悉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

養之三日而生能言曰我魏文帝宮人隨甄后在鄴死
葬於此命當更生而無家屬可以申訴遂至幽隔不知
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建德甚寵愛之後建德
滅太宗將納之乃具以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
百年非實公何以得見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憾而

卒帝甚傷之厚葬焉

府志引完
水續談

北魏太平真君七年詔諸州阬沙門毀佛像夏四月毀
鄴城五層佛圖於泥像中得玉璽二其文皆曰受命於
天既壽永昌其一刻其旁曰魏所受漢傳國璽

北史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先大父得其遺瓦完
全不毀琢治之爲方硯愈薄而益堅縝膩而廉密入墨
而宜筆金沙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真奇物也世
所傳用厚若輒而燥者皆僞物也

府志引沈作詰
寓簡以上拾遺

舊志載北齊路去病考北齊書本傳乃以廉平擢成安
令京城下有鄴臨漳成安輦轂之下號稱難治治術爲
三縣稱首蓋因下有臨漳字而誤入耳府志未載今刪
舊志隱逸載晉辛謚考謚傳中旣非鄴人又未至鄴今

刪

舊志有陸子章誤彰爲章誤魏爲晉又垣護之誤作垣護温佶誤作温佶今皆據史更正

舊志載金酈瓊府志收入雜行以其爲宋叛臣也然烏珠陷亳州非瓊之請則毫無噍類矣今因其傳具金史非宋史也故仍列入名臣

五代范延光舊志無之府志列入名臣考新舊二史其人屢懷反側今止著其官爵於表中不載其傳

舊志載杜氏三秀才今按正立傳爲鄴人末云弟正藏而不及正倫又考正倫傳云洹水人或同族或異居今

不可考而正倫爲安陽人無疑今止載其二

陸爽同傳有侯白止云與爽同郡舊志已收今亦無考故仍之

府志選舉載陳琰下注臨漳人考宋史乃瀘州臨河人非臨漳也故不載

府志沿革表中隋開皇初靈芝復名鄴三年仍改併臨漳又云八年分臨漳地增置長樂縣大業中鄴臨漳並屬魏郡若謂鄴入於臨漳則大業中不復有鄴若以臨漳入於鄴其後亦不復有臨漳矣未得其詳仍存疑案

舊志明職官僅有朝代而無年月故臚表時止依舊志
先後爲次今按張鳳彩築城修學碑記知縣田應召主
簿黃嘉瑞典史余大紀皆係同時而表中前後參差幾
三十年想此外亦復不少姑誌於此

舊志所載武職既少今又無卷可稽故遺載者尤多
府志藝文詩有鄴民謠文與溝洫志小異恐別有所據
故仍之

馬熙三臺懷古詩舊作宋後考許有王賦序並詩知爲
元人因已刻故仍雜於宋

謝榛還鄴二首及鄴下秋懷一首皆指安陽而言亦誤
收入因已發刻未刪

張幽古鄴賦府志有脫簡今雖稍加釐次恐仍未復其

舊

以上辨誤

詩中所增多據府志而府志間有殘軼其未經蒐輯者
當備不少容俟收錄刻入補餘

舊志載二皇后按皇后既具正史非邑乘事也然因北
魏杜后遂補杜超諸人因宋太后遂補尹廷勳二后之
事畧見於此故不另列

賦中或序或題釋其規式均仍舊志故非一律

舊志字畫不一錯落甚多今仍未能一律改正

以上
雜記